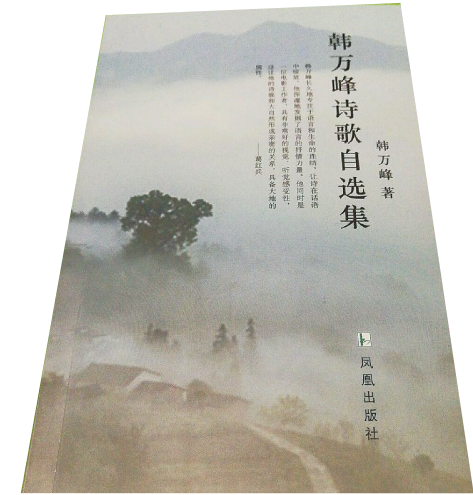




当代英雄个性的美学书写

——读长篇报告文学《逐梦海天》



刘宏志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韩万峰依然坚持他的诗歌创作，还有诗集出版，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韩万峰诗歌的一个基本特点——对于日常生活有着高度的敏感。

《韩万峰诗歌自选集》分为四章，分别是“绿色方舟”“青春时光”“迷与失”，以及“与诸神对话”。

“绿色方舟”显然是他军营生活的记录，而“青春时光”则是其懵懂青春年代的情感抒发。从诗歌中，我们显然也可以看到，当年那些看似普通、日常的生活、物象，对诗人的冲击。如对于军人的津贴，他说，“津贴费编织成六弦琴/一曲欢乐乐/引来了小鸟们翩翩起舞”（《津贴费》）。对于



张逸云

报告文学中对英雄个性美学的书写，使英雄和英雄主义具有了超凡的现实意义和卓越的时代精神。湘籍作家刘子华长篇报告文学《逐梦海天》，从普通人的蜕变之路出发，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像英模、“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的英雄壮举，真实呈现了和平年代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和气质。

《逐梦海天》是湖南省作家协会2019年重点扶持作品，2021年6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军事文学教育范本，面向全国发行。

作者没有刻意渲染英雄的传奇色彩，而是以烟火气息浓郁的平民化笔触，深度挖掘张超成长过程中的点滴琐事，梳理张超性格养成的生活脉络和轨迹。

张超出生于岳阳一个贫寒且与苦难伴随的家庭。大哥患麻疹夭折，二哥和大哥不幸相继溺水而亡。父母逃离伤心的祖居之地，到岳阳城里打工并生育了他。艰困环境，养成了他倔犟、执着、坚忍不拔的性格。岳阳历史悠久的“忧乐文化”，注入他的血脉，铸造他积极向上、敢于担当的人格特征。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通过舅舅英武豪迈的军人气质，找到了人生价值坐标。进入中学之后，他立志当一名翱翔祖国蓝天、保卫共和国万里海疆的空军战士。他克服超乎寻常的困难，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军事学士毕业后，成为光荣的“海空卫士”，以多个“第一”的优异成绩，被誉为“飞行超人”。经过近乎严苛的考核，张超被选拔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

报告文学文本，担负道德价值重塑与引领的任务，以一种润物无声的姿态与感官，同世界相连。当代英雄个性展示，突出表现在人物形象内涵客观真实延展，规避高大全形象的雕塑，始终在动态变化过程中，突破同质化语境，提升文本话语权。《逐梦海天》用素描方式，洋溢真诚和温暖，烘托了张超光彩

谈有所得

在庸常生活中生出的感性之花

——谈《韩万峰诗歌自选集》

年轻的，缺乏和异性交往机会的男兵来说，女兵显然也充满了吸引力。诗人觉得，“山那边/花儿总是提前开/小鸟也最爱往那边跑”，而且，“山那边/清晨的雾最神秘/黄昏的夕阳最娇艳”，因为，“山那边/住着一群女兵”（《女兵》）。

从这两章中，我们显然可以看见，一个高度敏感的青年，悄悄触摸着这个世界在他这个年龄带给他的新东西。他体会爱情的滋味，不敢声张，只是悄悄心疼“我的初恋/没见过阳光/总躲在日记里成长”（《初恋》）。他也开始体会孤独的难以排遣，“我听到雨声在歌唱/跑出来/想借雨水把孤独洗掉/可雨水淋湿了我的衣服”（《孤独》）。

如果说敏感是诗人诗歌创作中近似本能的呈现的话，在这部诗集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诗人的诗歌美学立场。诗人在表达他对生活敏感认知的同时，也融进了他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从而呈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痛感。这一点，在他后期作品中，表现尤其明显。在《秋天的喜酒》中，诗歌书写了我和小丽的青梅竹马，但是，最终小丽嫁的人不是我，而是小学同学王山泉。王山泉“怀里揣着一堆钱进入小丽梦中/小丽成了王山泉的新娘”，打败爱情的，是现实的物质。

诗人还关注到了城市生活的打工仔。在《二胡为工地哭了》中，诗歌写了在工地艰苦的劳动环境中，工人们喜欢听到二胡的声音，这是他们辛勤生命的情感慰藉。如在《小鸟还小》这首诗中，

夺目的形象。

我们常说，军事报告文学应以文本为经，人物为纬，瞄准人物、人情、人性和命运落点，写人情之美，写人性之美，写英雄气质之美。

《逐梦海天》牢牢抓住人的精神特征，进行新颖、细致的表达。人物性格鲜明，人物语言生活化、个性化，把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反映，发掘人物形象普遍的社会意义；努力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写出人物灵魂，让人物有血有肉；尤其注意环境描写，情感投入和心理过程烘托，从而凸显人物的主体价值。

《逐梦海天》是一部细节生动、充满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真实展示当代军中骄子不朽形象。从“忧乐天下”的岳阳城；偏远僻静的乡下田野，到远在千里之外，惊涛拍岸，战鹰飞过蓝天的渤海湾军营，作者脚踏英雄足迹，以真挚的情感和敬畏心理，深入进行采访，掌握详实的写作资料。全书16万多字，运用丰富的生活细节描写，集中刻画了张超崇高的精神品质和“尖刀上的舞者”的动人形象。

“50米、30米。”“飞鲨”下降到了极限，巨大的气流掀起了欢腾的浪花，“飞鲨”飞过，仿佛后面拖了一条白色的长龙……”简单几句，细节鲜明而独特，表现张超飞行技术一流、艺高人胆大的个性特点。

“12点59分11.6秒，滑跑时速超过240千米的飞机像一匹狂奔的烈马，前轮猛地弹起，机头急促上仰，尾椎蹭在地面，瞬间火花四溅……”

这是“生死4.4秒”一节，惊心动魄的场面。张超驾驶117号歼15战机，突发险情。这一连串令人惊悚的细节，把事故氛围推到极致。临危关头，接到地面无线指挥跳伞命令，张超想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处置险情，千方百计挽救造价数亿的战机，体现了中国军人忘我的革命英雄情怀。

《逐梦海天》另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体现在语言表达上。好比珍珠入盘，迸发出清脆和谐之音。作者善于把最精彩、最感人、自己感受最深而最能吸引、打动读者的语言，在文本中充分展示，以增强艺术效果。通过合理的想象，将已经成为过往，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生活场景、故事和人的内心情感，以文学的“大爱”、强大的气场和历史的纵深感，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用唯美的语言，表现张超和张亚青春恋情的浪漫温馨；用凝重、饱含血泪的对话，传递张亚对亲密爱人不幸故去的忧伤。《逐梦海天》注意用语的精准、形象、生动，谱写了一曲新时期革命军人的赞歌。情感展示是该书又一显著特征。打破时间顺序结构常规，突出人的情感结构，字里行间，注入深厚的感情。比如夫妻之情、父子之情、父女之情、师生之情、战友之情等。以极其厚重的情感，衬托张超个人情怀和人格魅力。

《逐梦海天》与其说是一部英雄传记，不如说是作者以文学形式，写就一封充满人间真情的家书，刘子华将“自我”，浸入英雄角色之中，与之融为一体，使作品具备强烈的感召效应。

（《逐梦海天》刘子华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书里书外

白砥论书，微言大义



胡紫桂

欣闻白砥先生新作《白砥论书微语》出版，索书开卷，清新扑面，雅致舒心。囫圇拜读一过，觉其与先生以往大著迥然不同，譬如《书法空间导论》《近现代书法的融合研究》等，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构架宏大、逻辑严谨、论述详尽、语言缜密，依次按章节读来，如上学院课程，一节也不容落下。

《白砥论书微语》汇编白砥先生平日论书短语，多者不过二三百字，少者仅数十言，随意而出，有感而发，予人启迪。全书共分五章，即“品评篇”“技法篇”“创作篇”“课徒篇”“书道篇”，其内容看似条条独立，实则内存关联，妙语如珠、形散神聚、自成体系。本书的优点在于无论从何处翻起，皆不突兀，而待全部读完后，若再作反刍，则此前零散所读又有升华。其正契合了当下近乎碎片化的大众阅读习惯。一本小书，娓娓道来、微言大义、书道浑然。犹如高人论道，要言不烦、未必倾筐倒篋。

如书摘读

毛泽东如何“弹钢琴”

张太原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泽东说：“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就是说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面对各种复杂的工作，毛泽东提倡党委的同志要学会统筹兼顾。对此他形象地称之为“弹钢琴”。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

学会“弹钢琴”，先要心中有“谱”，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

毛泽东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在运用数据方面，毛泽东可谓是一个高手，也是他的过人之处。比如，对中国革命的定位，就是他从中国占九成以上的农民这一“百分比”作出的。不是了解和注意到这一数据，他就不可能到农村去“闹革命”，不可能得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开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除此，毛泽东论述问题和布置工作任务，也经常运用到数字。在党的七大上，他强调之所以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因为国共力量相差还很悬殊，接着他即用了一组数字进行说明，“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有意思的是，档案资料显示，蒋介石敢于发动内战，同样是基于一组数字。不过，他了解到的中共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四五十万人，正是基于此，他才提出了3个月消灭中共的狂妄计划。

内战发生以后，毛泽东比蒋介石更高一筹的是，不在地盘上或空间上计较数量得失，而是在军队人数上注重力量翻转，他明确要求中共军队每个月至少消灭国民党5个师的有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国共之间的较量，是一种“数”的较量，谁对“数”有精确的了解，谁能抓住各种“数”，谁就能取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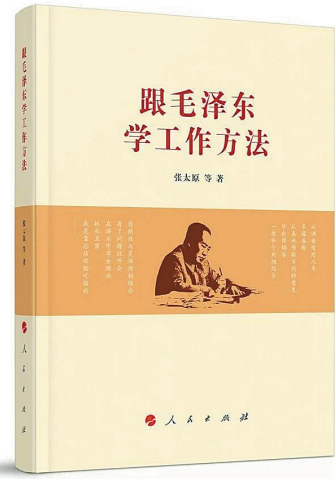
胸中有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成绩和缺

孔子“述而不著”，而有《论语》，二程言传身教，乃成《遗书》，如此种种，诸子论道，以“述”成“著”者已不鲜见。论书亦然，晋唐书论，多只言片语，而直指津要；米南官《海岳名言》其“要在如人，不为溢词”；董香光《画禅室随笔》，虽自谓“无伦次语耳”，却开宗明义，堪称典范。由此可见，国人对于“道”之体认与践行有着独特方式，大道至简。悟“道”之语往往发自肺腑，直指人心，无需细碎论证与繁琐推理。此犹如体悟笔法，得笔者任意挥洒，笔墨落纸即浑然天成；不得笔者，亦步亦趋，竭力把控仍满纸狼藉。其中奥妙非长篇大论可以厘清，往往一语点透而能发人深省。由此看来，此本《白砥论书微语》之学术价值绝不亚于其以往之鸿篇巨著。

白砥先生为中国第一代书法专业博士、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书坛领军人物之一。其治学严谨精深，学识渊博，论书常直指奥堂，不为进身之需而作表面文章；其创作风格独具、知行合一，不为取悦他人而作甜俗之书。其于书道之思考，深邃超前，常能独抒己见而不为人云亦云所困扰。世俗有不知其人、不解其志者，或以“圣手”而誉之，或以“丑书”而谤之，然其自有追求，不为所动，正所谓曲高和寡，鹤立独行。白砥先生所独有的艺术与学术品质在当代书坛难能可贵，更值得当下有志于书法艺术学习者研究和借鉴。

《白砥论书微语》一书浓缩了白砥先生近些年来对历代书法品评、技法解析、创作心得、教学经验以及对书法艺术之深入思考。本书开本合理、图文结合、图片清晰、文辞雋永、设计雅致，风格清新，阅读体验好，是一部既有专业深度，又能面向大众读者的好书。

（《白砥论书微语》白砥著，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点有数。“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

可见，毛泽东对党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有数的。当然，这是建立在对历史有数的基础上的。对历史有数，就会对未来有数。正是毛泽东这种对骄傲的高度警惕，使中共共得起胜利和成功的考验，从而把事业顺利地推向一个新阶段。

“弹钢琴”还要注意细节，一个音符错了，整个曲子也就砸了。一般而言，毛泽东往往给人挥斥方遒、气势磅礴的感觉，其实，他是非常注重细节的。在指挥一场战斗之前，甚至战士碗里有没有肉，他也要关注和嘱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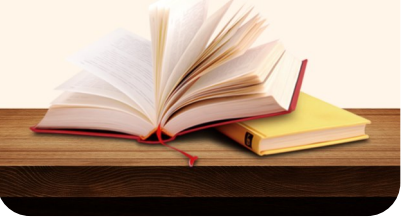
1951年，中美关于朝鲜问题谈判时，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工作。他亲自起草中朝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中朝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该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现在，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毛泽东的成功，与其既能挥舞大棒又能弄绣花针的处事方式，不无关系。

（节选自张太原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跟毛泽东学工作方法》）

1937年6月，托马斯·亚瑟·毕森等人奔赴延安，亲眼目睹了中国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他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访谈实况，以及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资料。延安的朝气蓬勃、中国革命者的自信乐观，无不让作者深受感动。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共产党人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者满怀激情地赞叹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也以这份来之不易的历史文献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必然性。

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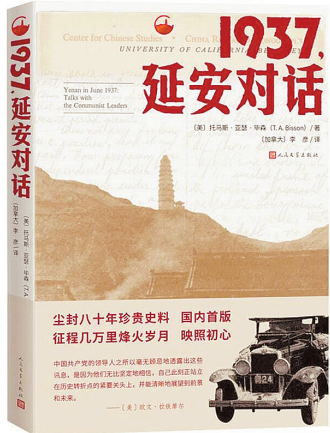


《问答中国：只要路走对，谁怕行程远？》

陈晋 著，新星出版社

本书以“读懂中国，难在哪儿”这一问题作为开篇，围绕中国愿望、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国文化、中国与世界等六个核心视点，通过200余段问答式对话，回答了“中国人在今天到底想要什么？”“中国在今天怎么定位自己？”“怎么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怎么看中国制度？”“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国际观是什么？”“中国怎样与国际相处？”等大众关心的普遍性问题或存在的疑惑。提问者的问题不乏尖锐，回答者的语言透彻精当，既讲道理，又讲故事，形式新颖，释疑解惑，能给人以正确的指引。

走马观书



《1937，延安对话》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 著，李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